郭劲松 画

闲侃世界杯 18

世界杯就是一包闹药

□王浩

酒是一包药，不喝睡不戳。但凡酒鬼都是这样，那是因为有瘾。世界杯对球迷来说，也有点像一包药，不看完硬是睡不戳，那也是因为有瘾。前几天世界杯打到淘汰赛，比赛的时间越弄越晚，尤其是两场半决赛，都整到深更半夜才开始，那种熬更守夜等比赛的味道，之恼火。更恼火的是，等了半天打下来，偏偏你喜欢的球队还遭洗白了，简直就是双重打击。所以啊，世界杯不光是一包药，还是一包闹药。

太烫了嘛 喜欢哪个哪个遭

我们这拨老果果，当球迷都有年生了，早年间在学校头读书那会儿，因为中国队赢球都是兴奋得砸过温水瓶的人，这些年中国队始终不来气，看世界杯也只好各人找个喜欢的球队扎起。比如我，从一开始就决定要支持比利时队，“欧洲红魔”喊了几十年了，每盘都是开头很魔性，到了后头就成了魔症，这回好不容易兵强马壮的，我觉得总要有点搞头了嘛。

我的老同学疯哥向来是要和我打顶张的，听到我说比利时，他嘴角一撇，一副很鄙视我的样子说：“你以为你是神探波洛嗦，世界杯又打不成尼罗河惨案，比利时队向来是软脚蟹得嘛，哪儿有德国战车那么稳当，你娃支持他们，多半走不到好远。”洗了我脑壳他还觉得不过瘾，又补充一句：“你要照这个思路买彩票，你就走远了。”

虽然当时心头不服，但想到小组赛都还没打完，足球毕竟是圆的，我还是先忍口气。淘汰赛开打那天，我们又约到一起看球，一见面我就开嗮：“哎，疯哥，你们德国队好稳当哦，回屋头吹起空调看电视直播，确实稳当得很哦。”他晓得我是故意要洗转来，也不怄气，嘻皮笑脸地回我一句：“才拿了一盘冠军，总不能回回都霸到位置不让三。”我当然不得轻易放他一马，“那你打算接到支持哪个嘛？”疯哥腾了一下才说，“我觉得，这盘阿根廷队应该有搞哦，上一盘他们就差点拿到冠军，这盘小组赛又是大难不死，今天晚上只要捻了法国队，基本就挡不住了。”

说来也巧，疯哥刚刚转舵支持阿根廷，就在当晚，梅西和他的兄弟伙些就遭法国队踢回家了，弄得疯哥点脾气都没得，当晚第二场是乌拉圭打葡萄牙，他整死不发表意见。其实我们晓得他之前一直在表扬C罗，说C罗是个很勤奋的球星，三十大几的人了，完全是靠刻苦才保持得到这么好的状态。所以，就算他在心头默倒不开腔，我们也晓得他支持哪个队。

很不幸，疯哥话都没说出来居然还是那么灵验，葡萄牙并没有走远，直接就回家了。那个晚上，疯哥肯定相当不爽，因为连他最喜欢的宵夜小面，他都没吃。

太扯了嘛 疯哥才是一包药

那天散伙过后，疯哥暗了好几天，在微信群头泡儿都不冒一个，一直到了下一个周末，我们又要约到一起看球，他好像才缓过劲来。那天晚上头一场比赛是法国打乌拉圭，可能因为法国队把疯哥支持的阿根廷打回老家了，他心头有气，所以在我们都认为法国队捆捻的情况下，他的舉扬扬脾气又冒出来了，“法国队一拨青勾子娃娃，偶尔冒皮皮还差不多，关键时候肯定稳不起，我还是更相信苏牙这个老果果，今天可能要打点球哦。”

看样子疯哥硬是霉得起冬瓜灰，他不开腔还好点，这一开腔，就等于把乌拉圭拉黑了，直接遭法国队弄了两个，神都没回过来。半夜第二场比赛开始之前，我心头都有点发慌，生怕疯哥又转舵要支持我看好的比利时，幸好他还是要继续跟我打顶张，因为我支持比利时，所以他坚信巴西队要赢，结果他真的帮我把巴西人霉倒了。

比赛结束的时候，我幸灾乐祸地洗疯哥脑壳：“你娃才是资格的反向指标，照倒你的思路反起买彩票，就可以别墅靠大海了。”班长也在一边腾倒闹，“疯哥，剑走偏锋只能偶尔来一火，你娃盘盘都想整莽的，你不遭哪个遭嘛。”疯哥被我们把脑壳都洗冰了，但显然还是没有服气，“你们说得闹热，那这样子嘛，下盘我自己不拿意见，就直接照倒你们的心水买一盘彩票，看得不得中奖嘛。”

疯哥这个出了名的舉拐拐会听我们的建议？我和班长根本就不信，只以为他是被我们洗脑壳洗毛了说的气话。哪晓得，半决赛前，疯哥真的在微信群头问我们咋个买的彩票，“班座，舵爷一直支持的是比利时，他肯定是买比利时嘛，这个我晓得，你呐？你觉得如何？”班长只好老打老实给他说，他认为英格兰可以进决赛。“要得要得，这盘我就买个二串一的串串儿，比利时胜和英格兰胜。”

我的天，半决赛打完我们才发现，疯哥根本就不是啥子反向指标，他简直就是一包闹药，跟到我们买彩票都可以把我们跟死，比利时和英格兰都没进到决赛，你说扯不扯嘛。

【方言词条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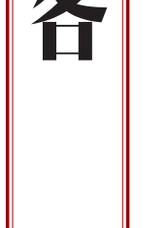
捆捻：百分之百有把握。

打顶张：对着干。

老果果：老手、富有经验的人。亦形容年纪大的人。

闹药：毒药。

俄罗斯世界杯打完了，球迷狂欢暂告一段落。四川方言博大精深，扫二维码上封面新闻看更多方言视频。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潮最新资讯

《死水微澜》中的四川方言（下）

□林泉

麻脚瘟
霍乱的俗称

姑太太便已大笑起来，把纸牌向桌上一扑道：“才笑人哩！我默到天气太热，麻脚瘟又发了哩！又是北京城的事！听厌了，听厌了，也值得这样张张巴巴的！大嫂，刘姨太太，还是来打我们的牌！”

据四川史志、医著及其他有关资料记载，自公元280年至1907年的1628年间，四川省共有年代明确的疫情记录381次。其间同治六年、七年（1867年、1868年）的疫情波及面尤大。当时四川有27个府司，同治六年疫情涉及8个府，60个县区有疫情记录；同治七年，成都府再次全面爆发流行，重庆、叙州两府也出现疫情，涉及20个县区。这两次瘟疫，民间多称为“麻脚瘟”。

抿子
梳头用的粘取油

（蔡大嫂）手是未曾停的，刚把乌云似的长长的头发用挑头针从脑顶挑开，分梳向后，又用粉红洋头绳扎了纂心，水绿头绳扎了扎腰线，挽了一个时兴的牡丹大纂，正用抿子蘸起刨花水，才待修整光净时，忽然一阵很急遽的脚步声响，只见罗歪嘴脸无人色的奔了进来，从后面抓住她的两个肩头，嘶声说道：“我的心肝！外面水涨了！……”

抿子在旧时是梳头的常用之物，而随着时代的推移，现在已完全消失。

李劼人《大波》（重写本）第二部第八章四：“平日擀盘子，剃头发，都是把剃头匠叫到公馆里来，除了剃刀和蘸水抿子外，一切用具都是自家的，所以不觉得脏。”《四川方言词语考释》“抿子”条，在释为常见的“瓦工用以抹灰泥的器具”后，又引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十回：“金莲在旁拿把抿子，与李瓶儿抿头。”接着解释为：“此指妇女梳妆用具，使用时似不消耗其他材料。”此解释似不太准确。

木瓜
贴梗海棠的别名

花台两畔，两株紫荆，很大；还有一株木瓜，他们又唤之为铁脚海棠，唤之为杜鹃。

贴梗海棠为蔷薇科，木瓜属，落叶灌木。花色多样，有猩红、朱红、桔红、粉红及白色等颜色，果球形，桔黄色或黄绿色，味芳香，是四川常见的观花、观果花木。“木瓜”又称“川木瓜”，以别于安徽宣城的“宣木瓜”。因它的枝干黝黑，弯曲如铁丝，故又称“铁脚海棠”。称海棠为“杜鹃”，是因为在唐代已有不少咏蜀中海棠的诗，已将蜀中的海棠花与杜鹃鸟联系到了一起，如薛能《初发嘉州寓题》：“唯闻杜鹃夜，不见海棠时。”大约因为有杜鹃啼血的传说，而贴梗海棠花色又多红色，因而后人遂将贴梗海棠花称之为“杜鹃”了。

领架
又作“领架子”“领挂”

（顾天成）他当然要还手，当然挨了一顿趸打，当然又被人做好做歹的拉劝出来。领架扯成了两片。棉袍扯了个稀烂，逃到场口，已是入夜好久了。

“坎肩”是不带袖子的上衣（多指夹的、棉的、毛线织的），南方多称背心。清西周生《醒世姻缘传》第十四回：“只见珍哥猱着头，上穿一件油绿绫机小夹袄，一件酱色潞绸小绵坎肩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四回：“宝玉坐在床沿上，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，回头见鸳鸯穿着水红绫子袄儿，青缎子背心，束着白绉绸汗巾儿，脸向那边低着头看针线，脖子上戴着花领子。”李劼人《大波》（重写本）第一部第一章三：“二十年前么，衣服是不作兴带高领的，像我们做官的人，即使便衣，也必在袍子上另外披一件领架，带一条品蓝缎子做的硬圆领子。不然，就不成为体统。”

卧龙袋
窄袖对襟马褂

不过城里有钱人到底要怕冷些，如像郝公馆里，上上下下的人除了棉套裤棉紧身，早已穿起之外，上人们还要穿羊皮袄、狐皮袍、猞猁狲卧龙袋，未曾起床，已将铜火盆烧好，只是也有点与别处不同地方，就是只管烧火向暖，而窗户却是要打开的，那怕就是北向屋子，也一样。

“卧龙袋”本为满语“马褂”的音译。后专指窄袖对襟马褂。李劼人《暴风雨前》（1936年本）第一部分十一：“红青宁绸对襟小袖马褂，——以前叫做卧龙袋，或阿娘袋的。”但《大波》（重写本）“阿侬袋”作者注则释为：“阿侬袋一写作‘卧龙袋’，一写作‘阿娘袋’，来源如何，各说不同。这种衣着辛亥革命以后，业已名实并亡了。它是男子服用的一种衣着，穿在长袍上面，类似马褂，而又大襟、小袖口，底襟有袋，可以盛物，不但比马褂方便，并且不择材料和颜色。仅止不能用来代替马褂在正式场所穿它而已。自从小袖对襟带高领的马褂（后来一称短褂）兴起，阿侬袋固然无形废除，即对襟大袖无高领的马褂和大襟大袖可以带高领的马褂，也逐渐地没人穿了。”《四川方言词典》《四川方言词语考释》均用《大波》（重写本）说法。

丘八
称清朝绿营军的士兵

提刀在手，正待以性命相搏的人，也会怕总爷。怕总爷吆喝着喊丘八捉住，按在地下打光屁股。据说，袍哥刀客身上，纵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戳上几十个鲜红窟窿，倒不算甚么，惟有被王法打了，不但辱没祖宗，就死了，也没脸变鬼。

当时成都方言称“丘八”，是专指“清朝绿营军的士兵”。《成都通览·成都之呼物混名》：“丘八（营兵也）。”李劼人《大波》（重写本）第二部第二章四：“高等学堂的阎一士着一伙丘八儿绳捆索绑像逮朝廷皇犯样逮走了！”“丘八”在民国以后才泛指“士兵”。巴金《家》八：“我们给丘八打了！就在万春茶园里头。”

学堂
私塾的旧称

天色甫明，隔墙灵官庙刚打了晓钟，这不是正好早眠的时节？偏偏非赶快起来不可，不然的话，一家人便要向你做戏了；等不及洗脸，又非开着小跑赶到学堂——当年叫作学堂，现在叫作私塾。——去抢头学不可，不然的话，心里不舒服，也得不到老师的夸奖。

“私塾”是中国旧时家庭、宗族或教师自己设立的教学机构，是私学的一种。“学堂”最早是指官学的房屋。李劼人《暴风雨前》（1936年本）第一部分十一：“恰好胡翰林承命，废尊经书院，改办全省有一无二的高等学堂，先办优级理科师范一班…”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规定各种“学堂”一律改称“学校”。

上海昆剧团新排京剧《死水微澜》中邓幺姑（蔡大嫂）剧照。资料图片

牙尖帮

盼雨快点下 又怕雨太大

□徐建成

我跟老友醒眼子在茶坊头龙门阵摆得正热闹，窗子外头的雨是越来越大。茶还没有喝白，刚才来的时候雨小，赶车来的搞忘带伞，你说咋个整，只得见子打字，龙门阵接倒摆，就说现在而今天眼目下下得哗啦啦、唰唰唰的这个天水。

雨是个好东西，雨也很入诗，我给你吟一首你没有读过的有关雨的诗——“一场春雨拖到夏，淋湿了啥？淋湿了满坡满岭，车水的龙骨架……”

醒眼子说，这个诗有点巴适，写的是往些年乡坝头车水抗旱，还有点诗情画意。

我接倒又念了一首——“自古春雨贵如油，如今不落也不愁。我把喷头拿在手，春雨在我掌上流，浇得庄稼直点头！”

醒眼子说，这两首都是你写的？

我说，你说对了一半。前一首是六十年前别人的作品，后一首才是我写的。

说话之时，门外头的雨下得更大了，如楼上有人在倒洗脚水，更像是天上的人工渠冲开了一个大口口……

醒眼子拿起手机，给我读了个段子——

四川人民想念太阳老爷爷！自从六月下旬以来，太阳老人家就走失了，走掉了，走丢了，不晓得是找不倒路还是得了老年痴呆搞忘了回四川的路，这一来，弄得四川天天都是雨兮兮的，泪汪汪的，太阳老人家再不回来，我们四川都要改名字了，改成“伊芙、赛布干、内酷，莫德川”（衣服，晒不干、内裤、莫得穿）……

我们两弟兄打打伙伙的扯伸打了一串哈哈，弄得来掺茶的小姐也跟倒在笑，问道：两个老师啥子龙门阵这么笑人哟？

醒眼子又说，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唱的儿歌：老天爷，快下雨，保佑娃娃吃白米。

我说，农耕社会，靠天吃饭，老百姓就盼一个好天气。

醒眼子说，这个人呀怪得很，又盼雨快点下，滋润禾苗长得壮；又怕雨太大，弄得来大江大河都乘不起，水淹平头老百姓……

我说，你听倒，我读一段水淹寻常百姓家的文章给你听：

结婚第二天，当第一缕光线透进小屋时，我看见的是小屋里水盈尺许，一双新鞋正像小舟一样在水面上晃动。竹书架上的书和稿笺被飘进的雨淋得湿漉漉的，我跳下床。踩着水去揭开了房檐下被夜雨冲刷得透湿而冰冷的煤炉，又勾着腰一勺勺、一盆盆地舀着地上的积水。顿时，一种不可名状的苦楚溢满心头。做新娘的喜悦也被这场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了。这时，我的先生重新燃起落了煤炉。看见我正在伤心，便笑呵呵地说：“怎么外面下大雨，你在里面下小雨？还嫌屋子里淹得不深哇？”接着伸出一只手臂揽住我的肩头：“别哭了。天会晴的！”

刚读到这里，醒眼子插话了，“我晓得了，是你们老嬢1981年写的。那年子的那个雨哟才叫大哟，我们住在府河边的，还不是遭水淹了，外头大下，屋头小下，外头不下了，屋头还在下……

各地方言

儿戏中的南充方言

□苟明奇

孩子们的游戏在不同地域、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南充娃儿们玩的一些游戏富含方言元素。除了划甘蔗的游戏给出了“吃豁皮”一语的来源和本义外，以下几个儿戏也可挖掘、玩味一番。

【打洋块儿】

打洋块儿是一种竞技游戏，可称作“土保龄球”。土保龄球的球瓶叫“洋块儿”，是用比较硬撑的纸（比如课本用纸）折叠呈瓦房的屋顶状而成，只是坡面更陡。将若干个洋块儿紧挨着摆成一行（有时大娃儿为了提高难度，会摆成其他队形），然后从十余步外贴地掷“球”击打，以击倒的洋块儿数量多少来确定成绩。土保龄球的球则是经过挑选的“马凉谷”（即鹅卵石，蓬安方言又作“鹅凉棒儿”），形状以扁平为宜，既利于贴地滑行，又要拿着上手。呈杵状的马凉谷最不好用，档次最低，叫做“蒜棒槌儿”。

“洋块儿”可能跟另一种舶来游戏多米诺骨牌有关，骨牌就是一块一块的，而且洋块儿被击倒的情形跟多米诺骨牌一个接一个倒下相似。

至于“马凉谷”的书写和释义，现目前硬还莫得说得圆泛的意见。西华师大杨小平教授发现长沙方言中鹅卵石为“磨南鼓”，从发音相近推判“马凉谷”可能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带来的词汇，给出了一条很有价值的线索。

【办锅锅肴儿】

办锅锅肴儿不同于过家家。过家家只是假吧意思做做样子，办锅锅肴儿那硬是真吃。之所以叫“锅锅肴儿”，是因为办锅锅肴儿除了锅之外，不要其他任何炊具、餐具，锅中食物熟了，娃儿们就用树枝、竹条挑，甚至用手抓，塞进嘴里，大快朵颐。至于锅中食物，有荤的有素的，有家的有野的，有挖来的也有捉来的……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娃儿们太缺油水了。

【冚麻雀】

冚，盖的意思，古音为kam，后来分化，北方话发音为kan（砍上声），南充话发音为kang（康去声），南充人把“盖上”和“盖着”都说成“冚到”。冚麻雀源自古老的狩猎行为，所谓张罗捕雀。冚麻雀一般用筛子，把筛子倒扣，用一根细木棍或竹棍支起筛子沿，棍上拴一根细绳绳儿，在筛子下撒些米粒或豆子，筛子上再压一块石头，然后牵着细绳埋伏一旁，耐心等待。一旦麻雀啄着米粒或豆子进入筛子底下，就迅速拉动绳子，令筛子扣下冚住麻雀。麻雀抓来做啥？多半是用来办锅锅肴儿。

想精想怪 想盖花铺盖

□卢贵清

想精想怪、放面面药、喝包打杂，是川东、重庆一带的方言。人们在长期使用过程中，逐渐给每个词配了一个“跟班”，形成如下说法：“想精想怪，想盖花铺盖”“放面面药，使拐拐脚”“喝包打杂，吃肥嘎嘎”。

如何理解？

小时候，看见院子里的嫂子们摆悄悄龙门阵，突然有人大声冒出一句“想精想怪，想盖花铺盖！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，然后四散而去。

盖花铺盖多好，啷开“想精想怪”？我一直想不明白是啥子意思。就去问妈妈，刚好被邻居赵大嫂听见了。她先是一串哈哈儿，接着就是几句荤话，说得我脸红筋涨，羞愧难当。“幺兄弟，想盖花铺盖就要接妹儿（娶老婆），女方嫁妆来要送花铺盖。你是不是想不想接妹儿哦？嫂子马上给你介绍。”我妈妈赶忙打断她的话：“哎呀，赵女儿莫逗了，他还小，那是你想啷开嘛！他是问‘想精想怪’是啥子意思。”

“哦，你还小是懂不起嗮——比如你9岁就想接妹儿，可是年龄太小不合适，别人就说你想精想怪，想盖花铺盖。还有，我是一个农民大嫂，突然有一天跑到县政府去坐办公室，说要在那里上班领壳儿（工资）吃饭。这就是想精想怪，想盖花铺盖。”

赵嫂子这番讲解，我还是似懂非懂。

后来随着年龄增长、知识积累，才逐渐明白“想精想怪”是指想法奇特，不着边际，或者不切实际的意思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想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想法比较天马行空。她打那两个比方作解释，还比较生动、贴切。